



MITU

迷途

著

老公太矜持



追男人这种事，一要有手段，二要有定力。这两样她都有，何汝修，你还不束手就擒？

Lao
Gong
Tai
Jin
Chi



北方文艺出版社



他是
古董商大老板



她是
古董届小喽啰

单纯一根筋的小喽啰怎能
玩得过腹黑强大的大BOSS？

每一个认识于薇的人，都这么说她
那女的，真是太不矜持了

【继《一见你就笑》后，飞言情再推女追男
教你如何死缠烂打追男神】



她告白，被拒绝♥她奋力追，被踢开♥她委曲求全，死缠烂打不放手！

老公 太矜持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公,太矜持 / 迷涂君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317-3453-6

I. ①老… II. ①迷…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394号

老公,太矜持

作 者 / 迷涂君

选题策划 /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张 靓

封面设计 / 刘芳英

封面绘图 / 花 开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80千

版 次 /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4.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453-6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任何一个表面上风风火火，
背地里清心寡欲的女人，
都是有故事的女人。

020

第二章

突然出现一个人，竟然能
不问缘由地这样相信她，
尤其这个人竟然还是忽冷
忽热的何汝穆……

040

第三章

这女人看似真的很好骗，
以前怎么不知道逗人玩儿
这么有趣？

064

第四章

于薇很清楚追何汝穆的这
条路会很难，但她早已做
好了准备，无所谓困难程
度，对她来说只有一句话，
义无反顾往前冲。

106

第六章

何汝穆说，他爱她，但他
不能跟她在一起。

086

第五章

他想，他跟于薇的感情，
似乎可以更进一步了。

130

第七章

于薇想，她一定是这个世
界上最傻的女人。



目录

C O N T E N T S

152

第八章

何汝穆在她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刀痕，叫她难以忘怀，只能埋藏在心底的最深处。

173

第九章

何汝穆是在重复他曾为他做过的事？所以这一次，是真的吗？

196

第十章

好像，还是爱他。

213

第十一章

何汝穆给予她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带来的安全感。

228

第十二章

“我同意你们在一起，好好对何汝穆吧，他为你受了很多苦。”

250

第十三章

他的女孩儿，那样直率可爱。他的女孩儿，他一直都爱，那么爱。

277

番外



第一章

任何一个表面上风风火火、背地里清心寡欲的女人，都是有故事的女人。

现下正是最炎热的七月，拥挤的街头，令人头昏脑涨的热空气，几乎将头发烤焦的温度，冒着热气的柏油路，每时每刻都在毫不吝啬地释放巨大热能的太阳，这一切都惹得人心烦意乱。

然而，七月虽热得让人时常抱怨“赶紧结束这下了火般的夏季吧”，却也是最令人期待的季节，因为生命中的美好总是在这时出现。这个“下了火般的夏季”也是火花迸发的季节，一场又一场美丽的意外总是在这个时节到来。

“何汝穆，何汝穆，何汝穆……”于薇一边在塞车的长龙队伍中缓慢移动着，一边嘴里念个不停。这个名字有点儿拗口，真怕一会儿见面的时候一不小心误念成了“何穆汝”。于薇的嘴很小，不停念着这个名字时，小嘴儿圈成了个小圆形，被夏日里的阳光照射着，嘴唇显得越发粉嫩，倒是多了丝俏皮感。

这是朋友苏好给她安排的临时工作，帮忙给一位古董商做两星期的导游。这位古董商的名字就是何汝穆，于薇现在正在去见何汝穆的路上。奈

何这是市里的主街，塞车严重，于薇只能耐着性子慢悠悠地一米一米地往前挪。

“于薇，到哪儿了？”车还没开出这堵车长龙，苏好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还有两条街。”于薇随手将车里的音乐声调小，脑袋探出车窗看了看前后方的车辆，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扁着嘴缩回车中，“车太多了。”

“不急。”苏好人温柔，声音更温柔，话里话外都是软软的温柔，“就是再提醒你一下，何汝穆那人有点儿冷漠，你别在意，当好导游就行。”

从于薇接到这个任务起，这已经是苏好第三次提醒她“何汝穆那人有点儿冷漠”了，于薇不禁被苏好搞得有些紧张。

关上车窗，冷风开得又大了些，于薇一手敲着方向盘，一边开口问：“苏苏，你真放心我去给何汝穆当导游？回头我要是看他什么不顺眼，忍不住跟他吵起来，对你们影响大吗？”

“放心，肯定吵不起来。何汝穆不会有任何行为让人看着不顺眼的，只不过有些冷漠而已。”苏好再清楚不过于薇易怒的性格，失笑道，“我老公了解他，我了解你，知道你们肯定不会吵起来才放心介绍你去的。再者，就算你们吵起来对我们也不会有影响，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不用担心。你就当他只是古董商，而你只是买卖古董的，没准儿交流还挺多。你那么上乘的清粉彩还是再留些时间，等我这边有好买家的时候，我再给你拍卖了。你先用这两星期的导游费交房租吧，乖！”

“他性格不错的话，你还三番五次打电话过来嘱咐我？”于薇仍旧有些迟疑。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苏好打哈哈地笑，“我家宝贝都想他于薇小姨了，有时间过来看看他啊。”

“好，我正好也想他了。”

于薇是买卖古董的，她朋友苏好是开拍卖行的。本来于薇没钱交房租，就拿最后的家底儿清粉彩给苏好让她帮忙拍出去，弄点儿钱来应急。苏好觉着一般应急拍出去的古董肯定价低，刚好她老公的朋友何汝穆来这边参加婚礼，她和她老公理应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而于薇恰好没钱，她就顺

势把于薇介绍过去替他们招待，让于薇赚点儿导游费先把房租交了，清粉彩得慢慢找个好买家才能拍出好价格。就是于薇脾气有点儿倔，但凡看见点儿不顺眼的事，就会忍不住开口跟人掐架，苏好就担心这茬呢。而且于薇还有点儿心高气傲，从不向人借钱，否则她也不用给于薇安排这样赚外快的活了。借给她钱她不要，付给她导游费她才要。

俩人说话的工夫，于薇已经开出塞车长龙。眼见婚礼举办地卿家大酒店就在前面不远处，于薇深吸了口气，郑重点头道：“OK，我要到了，我尽量完成任务。”

苏好笑道：“哟，这么认真正经，还完成任务呢？记住，千万别怠慢了何汝穆就行，回见。”

于薇本是没有请柬的，她将车停好走到酒店门前，还未报上名字，不想领位已经恭敬地走过来：“请问是于薇小姐吗？”

大概是因为于薇的穿着长相足够惹人注意，才被人一眼认出来的。于薇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穿着一身高档连衣裙，衬得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小腿纤细而修长。长发在夏风中轻轻飘扬，太阳镜遮住了大半脸颊，却也难掩白暂水嫩的皮肤，艳红色的皮质手包配上高跟鞋、修长美腿、长发，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这世间，漂亮的东西总是很吸引人。

苏好早已安排妥当，领位带于薇径直穿过几十张婚桌，走向靠近舞台的上位。

“那边。”领位给于薇指了个方向，微笑道，“那位就是何先生，于小姐，您请。”

于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她虽然从未见过何汝穆，但几乎只需一眼就可以确定十人一桌的婚桌上，哪一位是何汝穆。

那人坐在宽椅上，上身挺直，笔挺的西装没有丝毫褶皱。他优雅地跷着二郎腿，一手放在膝盖上，食指有节奏地点着，看似在认真地看着这场盛大的婚礼仪式，却又似有若无地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他气场十足，全然是苏好口中所说之人，深沉而内敛，还有一丝冷漠。

于薇抬手将架在脸上的黑色墨镜取下，一张精致的面容终于露了出来：

五官分明，皮肤白嫩，眼睛清澈，是个很通透的人，如人所想那般确实漂亮得很。

于薇对领位微微一笑：“谢谢。”

“何先生，您好。”于薇几步走过去，半弯着腰微笑着对何汝穆小声说道，“我是苏好的朋友于薇，听说何先生对古董有所研究，很希望向您学习学习。所以接下来您在莱安的时日，由我做您的导游可好？”

何汝穆闻声抬起头来，他的双眼皮很深，深得让人在与其对视时，会情不自禁地觉得那双眼睛十分深邃，看不到底，清晰地透露着他待人时的冷漠。

何汝穆平静的目光只在于薇身上打了个转便收了回去，他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然后说道：“麻烦于小姐了。”

这样深沉内敛的男人，毫无疑问不是天之骄子就是商业精英，于薇在心底有了衡量，大抵只要她把这导游角色当成一板一眼的秘书就够了。

第一印象姑且算是不错，于薇之前的担心这时算是烟消云散了。她应该不会跟这样话少的人吵起来吧？那么这导游费应该很好赚吧？

于薇眨眨眼睛，乐了，精致的脸上扬起一抹明艳的微笑，低声道：“何先生，我在那边等您。婚礼结束后，我带您回酒店。”

他仍旧是一声冷静平淡的“嗯”。于薇不在乎这样冷淡的态度，笑了笑，退后几步，找了个空座位多的桌子随便坐下，拢了拢头发，转眼望向窗外的阳光。她半仰着头，微微眯了眼睛，十分享受地感受着暖光。

于薇脖子细长，锁骨精致，脖子上戴着的不是仿高古玉，而是真品。左手腕上的高古玉光泽颇强，能看到里面的冰碴纹，同样是真品。

佩戴古玉或黄金，给人的感觉自然是各不相同的。于薇当真是位有品位的美女，对得起她这个买卖古董的职业。

何汝穆话不多，刚好于薇也讨厌事多的人，所以她对何汝穆的印象很好，便尽心尽力地安排何汝穆的行程。何况，苏好将导游费提前付给她，让她交了三个月的房租，还给了她一张不限额度的信用卡，交代无论何汝

穆需要什么尽心安排。苏好家算得上莱安市首富，于薇便也没有顾虑。至于这导游费，于薇没有导游证，就按一小时五十元算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两个星期，一万六千八百元。于薇住的公寓非常小资，健身器材厨具家具齐全，一月五千元，交了三个月房租后，就剩一千八百元了，经济如此拮据，就更尽心安排何汝穆的行程了，看能不能赚到小费什么的……

首先是住处。何汝穆入住的酒店是金鼎大酒店，金碧辉煌，陈设华丽，毫无疑问至少白金四星级酒店。

进入大堂，于薇低声跟何汝穆道了一句“请等片刻”，便去前台询问情况，再转身回头找何汝穆时，却见何汝穆根本没听她的话，正抬脚往电梯处走。

于薇微微扬了眉，快走几步叫住他，高跟鞋“嗒嗒嗒”响得急促：“何先生，请等一下。”

何汝穆停下，眼看着电梯门关上，头也不回地问：“有事？”

于薇走到他面前，大大方方地问他：“何先生，冒昧地问您一句，您有女朋友吗？”

被人如此直白地问这样的问题，何汝穆的面部表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单手插在西装裤兜里，唯一的动作只是挑了挑眉：“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于薇点头，摘下墨镜，十足的导游范儿，逻辑清晰地说：“没有的话，我想给您更改一个套房，您住主卧，我住次卧，这样方便您随时提出要求，我也可以随时给您解决；如果有的话，自然不能让您女朋友误会，我会另开一个房间。”

何汝穆金贵的脑袋终于转了个很小的弧度，第一次不带敷衍和冷漠，认真地将视线放在于薇脸上，仔细地审视着这位大胆提出要和他同处一室的女人。

半晌过后，何汝穆收回视线，冷淡地轻启薄唇：“你随意。”

所以就是没有女朋友了？于薇满意，和没有女朋友的男人相处会方便很多，至少不会因为吃醋之类的事件影响心情，她微笑着示意大堂沙发方向：“那么请何先生在那边休息片刻，我去办理。”

而后她走到前台，递出苏好给的那张信用卡，对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前

台小姐微笑道：“请将何先生的房间换成总统套房，最贵的，谢谢。”

于薇本人算是半个享乐主义者，从不委屈自己，以享乐为先，有钱就花，没钱就赚。

于薇的第一个男友，也是唯一的男友，曾这样形容她：她就像条蛇，有剧毒的蛇。

伊甸园里诱惑亚当夏娃的是舌上生着莲花的蛇，成功诱惑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这意味着蛇既是诱惑之物，亦没人能抵挡得了蛇，所以他把于薇比作蛇。于薇的美和率直，让很多男人都无法抵挡。他们恋爱后，仍旧有很多男人明里暗里追求于薇。

当然，那是以前。

后来，于薇男友劈腿，跟了别的女人，于薇开始不相信男人。而于薇前男友的新女友，还这样形容过她：像极了《赌侠马华力》当中的女主角，穿着华丽裙装，戴着昂贵首饰，为达目的用尽一切手段。因为，于薇曾让这对男女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当然，这也是以前，全部都是过去式。

于薇现在只向往简单的生活，凡是和男人接触，都一板一眼不搞暧昧，不再轻易付出感情。左右她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催促结婚，不如先享受一个人生活的单纯和小美好，等想要孩子时，再去找个简单的男人结婚生子。

任何一个表面上风风火火、背地里清心寡欲的女人，都是有故事的女人。

何汝穆的总统套房，自然是顶级的、奢华的。欧式风格的奢华装修，宽敞又精美，每个精心的细节都透露出设计师独特的风格。除此之外，还有客房专职管家随叫随到。

对没有预订总统套房却又要求即时入住的贵宾，准备时间不足，大堂副经理便把金鼎大酒店的金牌管家陈立安排过来。

“于小姐，请问这间是否满意？”陈立侧身站在于薇身旁，半垂着头问道。

陈立是个年逾三十的健朗男人，看起来成熟有风度，身穿燕尾服，打着领结，非常有英国贵族管家的风范，举止言谈十分有礼。

“嗯。”于薇对陈立满意地点点头。

满意便好，顾客是上帝，何况是有钱的顾客。陈立按照章程来，继续有规有矩地说：“那我现在来为二位客人介绍客房设施……”

“不用，”陈立还未说完话，于薇倏然打断他，“不用介绍。”

陈立面不改色地贴心问道：“那么于小姐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现在是否可以为您和何先生泡欢迎茶？”

于薇想了想，说道：“不用茶，先让人把我车里的精装盒子拿上来，轻拿轻放。”说着，于薇又自言自语般摇了摇头，“算了，我自己去吧。”

何汝穆自进来后便脱了西装外套，选择了一张舒适的靠窗竹椅休息。他背对着交谈的二人，面朝落地窗，轻合着双眼，优雅地跷着二郎腿，食指在右腿上有节律地敲着。

日光穿过隔热玻璃窗，落在何汝穆的脸上，鼻尖和下颚似乎闪烁着光芒，让人瞧不出他是在小憩还是在思考。

片刻之后，于薇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走了进来，高跟鞋依旧发着清脆的响声。

同时，一个未曾见过的男人擦着她的肩膀走出房间。于薇的余光扫到男人穿着修身西装，一手不住地甩着墨镜，一圈又一圈，吊儿郎当的，而擦肩而过时，目光似乎一直在她身上停留。

于薇刚皱眉看过去时，那男人已经抬脚离去，只留给了她一个宽厚的背影。

于薇下意识问何汝穆：“刚刚那位是何先生的朋友？”

何汝穆背对她而坐，依旧是她离开时闲适的姿势，听她的问题，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懒洋洋的“嗯”。

这个懒洋洋的声音和之前冷漠的声音有细微的不同，估摸着是到了休息的房间，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声音都像是被按摩之后的慵懒。

想必刚才那人是来跟何汝穆谈生意的，于薇未再发问，放下大盒子，拿起手机，继续上楼之前就接到的那通电话：“我说李先生，我这研究古

董都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您现在还跟我威胁上了？甭说我浑不慊，我于薇从入这行开始就是六亲不认型的，谁不知道？哟，刚威胁完又开始攀交情了？您可真攀晚了……那我于薇也把话给您放这儿，您想要的那个清粉彩，我就送您俩字儿——没门。我就是摔了，也不放到拍卖行让你拍，回见。”

挂了电话，于薇仿佛没接过电话一样，又神色淡然起来，对陈立淡淡地点了一下头，打开了盒子。盒子里，正放着于薇之前和苏好提过的本想拍掉的清粉彩。

于薇捧着清粉彩，放到最显眼的会议桌中央，一边撑着下巴，一边左右端详着。

清粉彩五花瓶，有着现代花瓶的形状，但瓶身较之更饱满，色彩异常绚丽夺目，五花以色彩明亮的牡丹为首。自清代起，粉彩瓷便是收藏家的宠儿，而价格自当不菲。

陈立虽然没接触过古物，但这总统套房的书房里也有不少仿品，平日里耳濡目染，亦有了敏锐的眼力，鉴赏古物颇有一手，当下对那件古物深望几眼，暗暗在心里感叹了一番，都是值钱的玩意儿啊。

陈立变得更加恭敬：“于小姐还有其他吩咐吗？”

于薇见她和陈立说话间，何汝穆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示意，索性自己做了决定。

“叫醒服务在早上七点。”

“是。”

“早上在房内进餐，欧式精选早餐两份，七点半送进来。”

“是。”

“夜床服务晚八点进来准备，我不喜欢闻花香，这个不用准备。”

“是。”

“这个星期大剧院有名剧演出是吧，两张贵宾票，晚点儿送进来。”

“是。”

陈立答应得很干脆，于薇一时也想不到其他事宜，便对他挥了挥手，说道：“你可以先去准备了，哦，等一下。”

于薇扭头问：“何先生，请问您有什么要求吗？”

于薇当然只是客气一番而已，她没指望何汝穆会开口，却不想始终保持沉默的何汝穆这时突然出了声。

“唯一的要求，撤了专职管家，你替他。”

于薇以为自己没听清，皱眉问道：“什么？”但久久没等到何汝穆再次开口。

于薇皱眉想，她方才好一顿吩咐管家需要做什么，结果却是白吩咐了？

陈立当了多年的专职管家，知道此时该回避，便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良久，于薇又听到何汝穆吩咐：“我不需要叫醒服务，早餐在餐厅进行，不喜欢陌生人在我面前走动，夜床服务取消，还有我没有准备换洗衣服，明早我希望看到干净的新西装。”

和她刚刚对陈立的要求，完全相反……于薇心里难免有点儿不太爽快，微笑淡了许多，不咸不淡地点头道：“好，何先生交代的事，我现在就去办。”

她抬脚便往外走，却又被何汝穆从身后叫住：“两星期内，不准化妆。”

直到这一刻，于薇终于觉着自己碰见冤家了，怪不得苏好反复嘱咐她不要在意何汝穆的冷漠。他这只是冷漠？还有自大吧？！于薇难以控制骤冷的情绪，冷着脸摔门而去。

但是……毕竟在其位，谋其政，于薇还是亲自去给何汝穆选了西装。气归气，于薇自知收了钱就该办妥事。

鉴赏古物多了的人，眼睛都毒，于薇自然也把何汝穆的身材看得清晰，轻易间即可拿捏得很准——一米八四，一百五十斤左右。还有他身上的西装、衬衫乃至皮鞋，全部是来自意大利的同一个品牌。

于薇在心底给何汝穆做了精准的分析：出身豪门，天之骄子，同时自命不凡。指间没有黄印，不吸烟，身上没有任何香水味，不喝酒，并且不喜勾搭女人。从婚宴酒店一路到下榻酒店，接过几通电话，但谈话内容都是隐晦得听不出工作类型的工作类电话，生活应当很枯燥。于薇不禁在心底给何汝穆打了个大叉叉，这人没有任何优点……直到很久以后，于薇还时常觉着当初的自己真是傻透了。

于薇抱着一大捧被熨烫得丝毫褶皱没有的西装，以及自己私心买的新衣再回到酒店时，天色已经暗淡。房间客厅里空无一人，隐约能看到主卧的灯是亮着的，于薇把衣服放好，不想去碰壁，干脆先回房沐浴。等她再出来时，隐约看到阳台上有人，漂亮的布纱落地窗帘上朦胧地映着影子，她下意识抬步走了过去。

走近后，听到似乎是何汝穆在讲电话。刚想退开，她却听见何汝穆异常温柔的声音：“今天工作累吗？”

冷漠如此的人还有这样温柔的声音？好奇心作祟，于薇轻手轻脚拉开窗帘，抬头近看了一眼，便见到何汝穆穿着件淡蓝色的浴袍，慵懒地坐在别致的沙发里，一手托着茶盏，微笑地讲着电话。

浴带松松垮垮地系在腰上，该露的和不该露的，都若隐若现地露出了丁点儿。

阳台很大，大概有四五十平方米，和海景房的屋顶花园装饰有八分像，实木茶桌上摆着欧式灯，黑夜被点亮，晚风吹过，成排的花盆里栽种的龟背竹随着晚风摆动着。而何汝穆原本冷峻的脸，在这灯光下，异常柔和。

应该是和女朋友通电话吧？

是啊，虽然他的性格有点儿冷，但身份、地位、长相、身材确实足够优秀。

于薇擦头发的动作变得缓慢了许多，顷刻后，便悄然转身走了。

无论何汝穆有没有女朋友，于薇都正式开始了向导工作。既然何汝穆不在意，她也就没必要特殊处理了。而几天相处下来，其实何汝穆也没有多自大。于薇带他去的地方，好坏他都会跟着看两眼，不加以评价。

确实没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他也只是意思一下看两眼后，绕过于薇回到车上闭目养神等她而已，未再说一些难听暗讽的话，保持着他一贯寡言的作风。这至少没有打消于薇的积极性。

“何先生，接下来我带您去古玩市场，那里很容易捡漏。”于薇边开着车边报告行程。

何汝穆一如既往地未出声，而不说话便代表同意，这是于薇这两天咂摸出来的何汝穆的习惯。

“不过我得提前给您打个预防针，之前去的古董店都是偏安静的独门独院的，我现在要带您去的古玩市场位置在古迹附近，这个时候是旅游旺季，很多游客都会去古迹走走，今天又是周末，很多古玩商也会来摆摊，人也许会很多。”

何汝穆眉不皱眼不睁地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低低的一声“嗯”。

于薇知道，他这是同意了。

于薇几天观察下来，已经把何汝穆的基本身份摸清了，投资人的身份，没别的，就是有钱，做各种投资。酒店客房里已经堆了何汝穆淘回来的不少玩意儿。

有钱人往往都烦人杂的地方，幸好何汝穆仍旧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她也就不犹豫了，狠劲踩着油门，直奔城南古玩市场。她想着顺便淘点儿值钱的玩意儿补贴生活。

于薇说得没错，在城南古玩市场非常容易捡漏，也就是能花很少的银子买到值钱的真货，并且商家们还不自知，因此杂货越多，越容易捡漏。

古董这一行，自古便有“瞎子买，瞎子卖，还有瞎子在等待”这样的俗语。古董店里的古玩哪儿来的啊，定然是从别人那儿买来的，或者是同行，或者是远亲近邻，再或者是从盗墓贼手里收过来的。这古玩经过故弄玄虚、真假忽悠再出手后，最后得到的古董商，除非眼力经验非常、学识渊博，不然肯定会存在着以真乱假或以假乱真的情况。那此时就正好可以让何汝穆或是于薇这样的人去捡漏了。

城南古玩市场在古迹旁边，是庙会形式的摊位。实木桌上铺着红布，两旁挂着红绸，甚至有祈愿符，就像香港九龙油麻地的庙街。

两个人站在古玩步行街入口，放眼望过，一大溜长摊，大约有二百米，密密麻麻人挤人似乎全部是外来客。一个个背着旅行包，戴着墨镜，或是头戴遮阳帽，不时地伸手指着摊位上的古玩问着价格，或是扯着脖子大声砍价还价。

天气很热，叫卖声不绝，耳边似是有一千只苍蝇在嗡嗡叫唤。古迹未曾被大规模地修建过，所以除却这一条长街，旁边还有很多土房和乱砖坏